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

浪說曾分鮑叔金，誰人辨得伯牙琴。於今交道奸如鬼，湖海空懸一片心。

古來論文情至厚，莫如管鮑，管是管夷吾，鮑是鮑叔牙。他兩個同為商賈，得利均分。時管夷吾多取其利，叔牙不以為貪，知其貧也，後來管夷吾被囚，叔牙脫之，薦為齊相。這樣朋友，才是個真正相知。這相知有幾樣名色，恩德相結者，謂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謂之知心；聲氣相求者，謂之知音，總來叫做相知。今日聽在下說一樁俞伯牙的故事。列位看官們，要聽者，洗耳而聽；不要聽者，各隨尊便。正是：知音說與知音聽，不是知音不與談。

話說春秋戰國時，有一名公，姓俞名瑞，字伯牙，楚國郢都人氏，即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。那俞伯牙身雖楚人，官星卻落於晉國，仕至上大夫之位。因奉晉主之命，來楚國修聘。伯牙討這個差使，一來是個大才，不辱君命；二來就便省視鄉里，一舉兩得。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，朝見了楚王，致了晉主之命，楚王設宴款待，十分相敬。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，少不得去看一看墳墓、會一會親友。雖然如此，各事其主，君命在身，不敢遲留。公事已畢，拜辭楚王。楚王贈以黃金采緞，高車駟馬。

伯牙離楚一十二年，思想故國江山之勝，欲得恣情觀覽，要打從水路大寬轉而回。乃假奏楚王道：「臣不幸有犬馬之疾，不勝車馬馳驟。乞假臣舟楫，以便醫藥。」楚王准奏，命水師撥大船二隻，一正一副。正船單坐晉國來使，副船安頓僕從行李。都是蘭橈畫槳，錦帳高帆，甚是齊整。群臣直送至江頭而別。

只因覽勝探奇，不顧山遙水遠。伯牙是個風流才子，那江山之勝，正投其懷。張一片風帆，凌千層碧浪，看不盡遙山疊翠，遠水澄清。不一日，行至漢陽江口。時當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，偶然風狂浪湧，大雨如注。舟楫不能前進，泊於山崖之下。不多時，風恬浪靜，雨止雲開，現出一輪明月。那雨後之月，其光倍常。伯牙在船中，獨坐無聊，命童子焚香爐內，「待我撫琴一操，以遣情懷。」童子焚香罷，捧琴囊置於案間。伯牙開囊取琴，調絃轉軫，彈出一曲。曲猶未終，指下「刮刺」的一聲響，琴絃斷了一根。

伯牙大驚，叫童子去問船頭：「這住船所在是甚麼去處？」船頭答道：「偶因風雨，停泊於山腳之下，雖然有些草樹，並無人家。」伯牙驚訝，想道：「是荒山了。若是城郭村莊，或有聰明好學之人，盜聽吾琴，所以琴聲忽變，有絃斷之異。這荒山下，那得有聽琴之人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想是有仇家差來刺客。不然，或是賊盜伺候更深，登舟劫我財物。」叫左右：「與我上崖搜檢一番。不在柳陰深處，定在蘆葦叢中！」

左右領命，喚齊眾人，正欲搭跳上崖。忽聽岸上有人答應道：「舟中大人，不必見疑。小子並非奸盜之流，乃樵夫也。因打柴歸晚，值驟雨狂風，雨具不能遮蔽，潛身巖畔。聞君雅操，少住聽琴。」伯牙大笑道：「山中打柴之人，也敢稱『聽琴』二字！此言未知真偽，我也不計較了。左右的，叫他去罷。」那人道：「山崖上高聲說道：『大人出言謬矣！豈不聞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』』門內有君子，門外君子至。」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沒有聽琴之人，這夜靜更深，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。」

伯牙見他出言不俗，或者真是個聽琴的，亦未可知。止住左右不要囉唆，走近船門，回嗔作喜的問道：「崖上那位君子，既是聽琴，站立多時，可知道我適纔所彈何曲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子若不知，卻也不來聽琴了。方纔大人所彈，乃孔仲尼歎顏回，譜入琴聲。其詞云：『可惜顏回命蚤亡，教人思想鬢如霜。只因陋巷簞瓢樂，』——到這一句就斷了琴絃，不曾撫出第四句來，小子也還記得：『留得賢名萬古揚。』」

伯牙聞言大喜道：「先生果非俗士，隔崖窺遠，難以問答。」命左右：「掌跳，看扶手，請那位先生登舟細講。」左右掌跳，此人上船，果然是個樵夫。頭戴箬笠，身披蓑衣，手持尖擔，腰插板斧，腳踏芒鞋。手下人那知言談好歹，見是樵夫，下眼相看：「咄！那樵夫，下船去，見我老爺叩頭，問你甚麼言語，小心答應。官尊著哩！」樵夫卻是個有意思的，道：「列位不須粗魯，待我解衣相見。」除了斗笠，頭上是青布包巾。脫了蓑衣，身上是藍布衫兒。搭膊拴腰，露出布褲下截。那時不慌不忙，將蓑衣、斗笠、尖擔、板斧，俱安放船門之外。脫下芒鞋，屣去泥水，重復穿上，步入船來。

官船內公座上燈燭輝煌，樵夫長揖而不跪，道：「大人施禮了。」俞伯牙是晉國大臣，眼界中那有兩接的布衣。下來還禮，恐失了官體，既請下船，又不好叱他回去。伯牙沒奈何，微微舉手道：「賢友免禮罷。」叫童子看坐的。童子取一張机坐兒置於下席。伯牙全無客禮，把嘴向樵夫一弩道：「你且坐了。」你我之稱，怠慢可知。那樵夫亦不謙讓，儼然坐下。

伯牙見他不告而坐，微有嗔怪之意，因此不問姓名，亦不呼手下人看茶。默坐多時，怪而問之：「適纔崖上聽琴的，就是你麼？」樵夫答言：「不敢。」伯牙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既來聽琴，必知琴之出處。此琴何人所造？撫他有甚好處？」正問之時，船頭來稟話：「風色順了，月明如畫，可以開船。」伯牙吩咐且慢些。樵夫道：「承大人下問，小子若講話絮煩，恐擔誤順風行舟。」伯牙笑道：「惟恐你不知琴理。若講得有理，就不做官，亦非大事，何況行路之遲速乎！」

樵夫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子方敢僭談。此琴乃伏羲氏所琢，見五星之精，飛墜梧桐，鳳凰來儀。鳳乃百鳥之王，非竹實不食，非梧桐不棲，非醴泉不飲。伏羲以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，奪造化之精氣，堪為雅樂，令人伐之。其樹高三丈三尺，按三十三天之數，截為三段，分天、地、人三才。取上一段叩之，其聲太清，以其過輕而廢之；取下一段叩之，其聲太濁，以其過重而廢之；取中一段叩之，其聲清濁相濟，輕重相兼。送長流水中，浸七十二日，按七十二候之數。取起陰乾，選良時吉日，用高手工匠人劉子奇斲成樂器。此乃瑤池之樂，故名瑤琴。」

「長三尺六寸一分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；前闊八寸，按八節；後闊四寸，按四時；厚二寸，按兩儀。有金童頭，玉女腰，仙人背，龍池，鳳沼，玉軫，金徽。那徽有十二，按十二月；又有一中徽，按閏月。先是五條絃在上，外按五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；內按五音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堯舜時操五絃琴，歌『南風』詩，天下大治。後因周文王被囚於羑里，弔子伯邑考，添絃一根，清幽哀怨，謂之文絃。後武王伐紂，前歌後舞，添絃一根，激烈發揚，謂之武絃。先是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絃，後加二絃，稱為文武七絃琴。」

「此琴有六忌、七不彈、八絕。何為六忌？一忌大寒，二忌大暑，三忌大風，四忌大雨，五忌迅雷，六忌大雪。何為七不彈？聞喪者不彈，奏樂不彈，事冗不彈，不淨身不彈，衣冠不整不彈，不焚香不彈，不遇知音者不彈。何為八絕？總之清奇幽雅，悲壯悠長。此琴撫到盡美盡善之處，嘯虎聞而不吼，哀猿聽而不啼。乃雅樂之好處也。」

伯牙聽他對答如流，猶恐是記問之學。又想道：「就是記問之學，也虧他了。我再試他一試。」此時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稱了，又問道：「足下既知樂理，當時孔仲尼鼓琴於室中，顏回自外入，聞琴中有幽沉之聲，疑有貪殺之意，怪而問之。仲尼曰：『吾適鼓琴，見貓方捕鼠，欲其得之，又恐其失之。此貪殺之意，遂露於絲桐。』始知聖門音樂之理，入於微妙。假如下官撫琴，心中有所思念，足下能聞而知之否？」樵夫道：「《毛詩》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大人試撫弄一過，小子任心猜度。若猜不著時，大人休得見罪。」

伯牙將斷絃重整，沉思半晌。其意在於高山，撫琴一弄。樵夫讚道：「美哉洋洋乎，大人之意，在高山也！」伯牙不答，又凝神一會，將琴再鼓，其意在於流水。樵夫又讚道：「美哉湯湯乎，志在流水！」只兩句，道著了伯牙的心事。伯牙大驚，推琴而起，與子期施賓主之禮。連呼：「失敬！失敬！石中有美玉之藏，若以衣貌取人，豈不誤了天下賢士！先生高名雅姓？」樵夫欠身而答：「小子姓鐘，名徽，賤字子期。」伯牙拱手道：「是鍾子期先生。」子期轉問：「大人高姓？祭任何所？」伯牙道：「下官

俞瑞，仕於晉朝，因修聘上國而來。」子期道：「原來是伯牙大人。」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，自己主席相陪，命童子點茶。茶罷，又命童子取酒共酌。伯牙道：「借此攀話，休嫌簡褻。」子期稱：「不敢。」

童子取過瑤琴，二人入席飲酒。伯牙開言又問：「先生聲口是楚人了，但不知尊居何處？」子期道：「離此不遠，地名馬安山集賢村，便是荒居。」伯牙點頭道：「好個集賢村。」又問：「道藝何為？」子期道：「也就是打柴為生。」伯牙微笑道：「子期先生，下官也不該僭言。似先生這等抱負，何不求取功名，立身於廊廟，垂名於竹帛。卻乃賣志林泉，混跡樵牧，與草木同朽？竊為先生不取也。」子期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舍間上有年邁二親，下無手足相輔。採樵度日，以盡父母之餘年。雖位為三公之尊，不忍易我一日之養也。」伯牙道：「如此大孝，一發難得。」

二人杯酒酬酢了一會，子期寵辱無驚，伯牙愈加愛重。又問子期：「青春多少？」子期道：「虛度二十有七。」伯牙道：「下官年長一旬。子期若不見棄，結為兄弟相稱，不負知音契友。」子期笑道：「大人差矣！大人乃上國名公，鐘徽乃窮鄉賤子，怎敢仰扳，有辱俯就。」伯牙道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下官碌碌風塵，得與高賢結契，實乃生平之萬幸。若以富貴貧賤為嫌，觀俞瑞為何等人乎！」遂命童子重添爐火，再蕪名香，就船艙中與子期頂禮八拜。伯牙年長為兄，子期為弟。今後兄弟相稱，生死不負。拜罷，復命取煖酒再酌。子期讓伯牙上坐，伯牙從其言。換了杯箸，子期下席，兄弟相稱，彼此談心敘話。正是：合意客來心不厭，知音人聽話偏長。

談論正濃，不覺月淡星稀，東方發白。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，整備開船。子期起身告辭，伯牙捧一杯酒遞與子期，把子期之手，歎道：「賢弟，我與你相見何太遲，相別何太早！」子期聞言，不覺淚珠滴於杯中。子期一飲而盡，斟酒回敬伯牙。二人各有眷戀不捨之意。伯牙道：「愚兄餘情不盡，意欲曲延賢弟同行數日，未知可否？」子期道：「小弟非不欲相從。怎奈二親年老，『父母在，不遠遊。』」伯牙道：「既是二位尊人在堂，回去告過二親，到晉陽來看愚兄一看，這就是『遊必有方』了。」子期道：「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，許了賢兄，就當踐約。萬一稟命於二親，二親不允，使仁兄懸望於數千里之外，小弟之罪更大矣。」伯牙道：「賢弟真所謂至誠君子。也罷，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。」子期道：「仁兄明歲何時到此？小弟好伺候尊駕。」

伯牙屈指道：「昨夜是中秋節，今日天明，是八月十六日了。賢弟，我來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訪。若過了中旬，遲到季秋月分，就是爽信，不為君子。」叫童子：「吩咐記室將鍾賢弟所居地名及相會的日期，登寫在日記簿上。」子期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來年仲秋中五六日，準在江邊侍立拱候，不敢有誤。天色已明，小弟告辭了。」伯牙道：「賢弟且住。」命童子取黃金二笏，不用封帖，雙手捧定道：「賢弟，些須薄禮，權為二位尊人甘旨之費。斯文骨肉，勿得嫌輕。」子期不敢謙讓，即時收下。再拜告別，含淚出艙，取尖擔挑了蓑衣、斗笠，插板斧於腰間，掌跳搭扶手上崖。伯牙直送至船頭，各各灑淚而別。

不提子期回家之事。再說俞伯牙點鼓開船，一路江山之勝，無心觀覽，心心念念，只想著知音之人。又行了幾日，捨舟登岸。經過之地，知是晉國上大夫，不敢輕慢，安排車馬相送。直至晉陽，回覆了晉主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迅速，過了秋冬，不覺春去夏來。伯牙心懷子期，無日忘之。想著中秋節近，奏過晉主，給假還鄉。晉主依允。伯牙收拾行裝，仍打大寬轉，從水路而行。下船之後，吩咐水手，但是灣泊所在，就來通報地名。事有偶然，剛剛八月十五夜，水手稟覆，此去馬安山不遠。伯牙依稀還認得去年泊船相會子期之處，吩咐水手將船灣泊，水底拋錨，崖邊釘橛。

其夜晴明，船艙內一線月光，射進朱簾。伯牙命童子將簾捲起，步出艙門，立於船頭之上，仰觀斗柄。水底天心，萬頃茫然，照如白晝。思想去歲與知己相逢，兩止月明。今夜重來，又值良夜。他約定江邊相候，如何全無蹤影，莫非爽信？又等了一會，想道：「我理會得了。江邊來往船隻頗多，我今日所駕的，不是去年之船了。吾弟急切如何認得？去歲我原為撫琴驚動知音，今夜仍將瑤琴撫弄一曲，吾弟聞之，必來相見。」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頭，焚香設座。伯牙開囊，調絃轉軫，才汎音律，商絃中有哀怨之聲。伯牙停琴不操：「呀！商絃哀聲淒切，吾弟必遭憂在家。去歲曾言父母年高。若非父喪，必是母亡。他為人至孝，事有輕重，寧失信於我，不肯失禮於親，所以不來也。來日天明，我親上崖探望。」叫童子收拾琴桌，下艙就寢。

伯牙一夜不睡，真個巴明不明，盼曉不曉。看看月移簾影，日出山頭。伯牙起來梳洗整衣，命童子攜琴相隨，又取黃金十鎰帶去。「儻吾弟居喪，可為贖禮。」踽踽登崖，行於樵徑，約莫十數里，出一谷口，伯牙站住。童子稟道：「老爺為何不行？」伯牙道：「山分南北，路列東西。從山谷出來，兩頭都是大路，都去得。知道那一路往集賢村去？等個識路之人，問明了他，方纔可行。」

伯牙就石上少憩，童兒退立於後。不多時，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，鬢垂玉線，髮挽銀絲，簪冠野服，左手舉藤杖，右手攜竹籃，徐步而來。伯牙起身整衣，向前施禮。那老者不慌不忙，將右手竹籃輕輕放下，雙手舉藤杖還禮，道：「先生有何見教？」伯牙道：「請問兩頭路，那一條路往集賢村去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那兩頭路，就是兩個集賢村。左手是上集賢村，右手是下集賢村，通衢三十里官道。先生從谷出來，正當其半。東去十五里，西去也是十五里。不知先生要往那一個集賢村？」

伯牙默默無言，暗想道：「吾弟是個聰明人，怎麼說話這等糊塗！相會之日，你知道此間有兩個集賢村，或上或下，就該說個明白了。」伯牙卻才沈吟，那老者道：「先生這等吟想，一定那說路的，不曾分上下，總說了個集賢村，教先生沒處抓尋了。」伯牙道：「便是。」老者道：「兩個集賢村中，有一二十家莊戶，大抵都是隱遁避世之輩。老夫在這山裡，多住了幾年，正是『土居三十載，無有不親人』。這些莊戶，不是舍親，就是敵友。先生到集賢村必是訪友，只說先生所訪之友姓甚名誰，老夫就知他住處了。」伯牙道：「學生要往鍾家莊去。」老者聞「鍾家莊」三字，一雙昏花眼內，撲簌簌掉下淚來，道：「先生別家可去，若說鍾家莊，不必去了。」伯牙驚問：「卻是為何？」老者道：「先生到鍾家莊，要訪何人？」伯牙道：「要訪子期。」老者聞言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子期鍾徽，乃吾兒也。去年八月十五採樵歸晚，遇晉國上大夫俞伯牙先生。講論之間，意氣相投。臨行贈黃金二笏，吾兒買書攻讀，老拙無才，不曾禁止。且則採樵負重，暮則誦讀辛勤，心力耗廢，染成怯疾，數月之間，已亡故了。」

伯牙聞言，五內崩裂，淚如湧泉，大叫一聲，傍山崖跌倒，昏絕於地。鍾公用手攙扶，回顧小童道：「此位先生是誰？」小童低低附耳道：「就是俞伯牙老爺。」鍾公道：「原來是吾兒好友。」扶起伯牙甦醒。伯牙坐於地下，口吐痰涎，雙手捶胸，慟哭不已。道：「賢弟呵，我昨夜泊舟，還說你爽信，豈知已為泉下之鬼！你有才無壽了！」鍾公拭淚相勸。

伯牙哭罷起來，重與鍾公施禮，不敢呼老丈，稱為老伯，以見通家兄弟之意。伯牙道：「老伯，令郎還是停柩在家，還是出瘞郊外了？」鍾公道：「一言難盡！亡兒臨終，老夫與拙荆坐於臥榻之前。亡兒遺語囑付道：『修短由天，兒生前不能盡人子事親之道，死後乞葬於馬安山江邊。與晉大夫俞伯牙有約，欲踐前言耳。』老夫不負亡兒臨終之言，適纔先生來的小路之右，一丘新土，即吾兒鍾徽之家。今日是百日之忌，老夫提一陌紙錢，往墳前燒化，何期與先生相遇！」伯牙道：「既如此，奉陪老伯，就墳前一拜。」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籃。

鍾公策杖引路，伯牙隨後，小童跟定，復進谷口。果見一丘新土，在於路左。伯牙整衣下拜：「賢弟在世為人聰明，死後為神靈應。愚兄此一拜，誠永別矣！」拜罷，放聲又哭。驚動山前山後、山左山右黎民百姓，不問行的住的、遠的近的，聞得朝中大臣來祭鍾子期，迴繞墳前，爭先觀看。伯牙卻不曾擺得祭禮，無以為情。命童子把瑤琴取出囊來，放於祭石臺上，盤膝坐於墳前，揮淚兩行，撫琴一操。那些看者，聞琴韻鏗鏘，鼓掌大笑而散。伯牙問：「老伯，下官撫琴，弔令郎賢弟，悲不能已，眾人為何而笑？」鍾公道：「鄉野之人，不知音律。聞琴聲以為取樂之具，故此長笑。」伯牙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老伯可知所奏何曲？」鍾公道：「老夫幼年也頗習。如今年邁，五官半廢，模糊不懂久矣。」伯牙道：「這就是下官隨心應手一曲短歌，以弔令郎者，口誦於老伯聽之。」鍾公道：「老夫願聞。」伯牙誦云：

憶昔去年春，江邊曾會君。今日重來訪，不見知音人。

但見一抔土，慘然傷我心。傷心傷心復傷心，不忍淚珠紛。

來歡去何苦，江畔起愁雲。子期子期兮，你我千金義。

歷盡天涯無足語，此曲終兮不復彈，三尺瑤琴為君死。

伯牙於衣袂間取出解手刀，割斷琴絃，雙手舉琴，向祭石臺上，用力一摔，摔得玉軫拋殘，金徽零亂。鍾公大驚，問道：「先生為何摔碎此琴？」伯牙道：「摔碎瑤琴鳳尾寒，子期不在對誰彈！春風滿面皆朋友，欲覓知音難上難。」

鍾公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可憐！可憐！」伯牙道：「老伯高居，端的在上集賢村，還是下集賢村？」鍾公道：「荒居在上集賢村第八家就是。先生如今又問他怎的？」伯牙道：「下官傷感在心，不敢隨老伯登堂了。隨身帶得有黃金二鎰，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，一半買幾畝祭田，為令郎春秋掃墓之費。待下官回本朝時，上表告歸林下。那時卻到上集賢村，迎接老伯與老伯母同到寒家，以盡天年。吾即子期，子期即吾也。老伯勿以下官為外人相嫌。」說罷，命小僮取出黃金，親手遞與鍾公，哭拜於地。鍾公答拜，盤桓半晌而別。

這回書，題作《俞伯牙摔琴謝知音》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勢利交懷勢利心，斯文誰復念知音。

伯牙不作鍾期逝，千古令人說破琴。